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六 七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三十九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六

燕義第四十七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燕義者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尊之義此於別録屬吉事案儀禮目録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勤勞謂征伐聘問詩曰吉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故燕禮記云

若有王事是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古之君臣賔主之相接有饗有燕有食饗禮亡矣獨燕食之禮存焉儀禮公食大夫禮是也案儀禮下當有燕禮及三字坊本之漏耳燕以飲爲主食以食爲主故燕禮之始主人酌以獻賔薦脯醢設折俎而無黍稷食禮之始主人親設醢醬太羮宰夫爲主葅醢之豆六三牲魚腊腸胃膚之俎七黍稷之簋六牛羊豕之鉶四宰夫執觶酒設於豆東而

不獻此燕食之别也饗禮雖無文然雜見於傳記之閒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又云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又云若不親饗致饗以酬幣又云大饗卷三牲之俎於賓館故知饗禮之始如燕之始獻言爵盈而不飲則啐而不卒爵矣言有體薦則俎肉不折矣言几設而不倚則無脫屨而升堂矣又有酬幣又卷俎歸於賓館此燕饗之别也盖燕者主於接歡故至於請安請

醉旅酬無算爵少紓其敬也故其辭曰寡君有不
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此所以示慈
惠也古之燕禮有天子燕諸侯者湛露之詩是也
有燕羣臣者鹿鳴之詩及記云君與卿燕則大夫
爲賔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賔是也有燕賔客者則
記云若與四方之賔燕聘禮云燕羞俶獻無常數
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是也有燕族人者
文王世子公與族燕則以齒是也有養老者王制

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是也　陳氏祥道曰近自九族同姓與夫兄弟朋友之親而遠至乎諸侯君臣與夫蠻貊夷狄之邦莫不有恩以見其愛有義以盡其禮故禮行而人說而天下服者此乃古之所以為燕也行葦之序曰周家忠厚故能内睦九族而其詩有或歌或咢洗爵奠斝是所謂燕九族同姓也與頍弁之刺異矣常棣之序曰閔管蔡之

失道而其詩有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是所謂燕兄弟也與杕杜之刺異矣伐木之序曰友賢不棄不遺故舊而其詩有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是所謂燕朋友也與谷風之道異矣若夫燕諸侯則有湛露燕羣臣嘉賓則有鹿鳴焉　湯氏三才曰諸侯無事朝畢而燕一也卿大夫有勤勞之事君燕勞之二也卿大夫聘還燕之三也四方聘客燕之四也存疑呂氏大臨曰有因燕而射者大射禮是也

陳氏祥道曰燕夷狄則所謂蓼蕭澤及四海是已其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夫以湛露之諸侯爲中國則蓼蕭之所以燕諸侯者皆謂之四海豈非夷狄與

案此當云因射而燕者燕禮記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至于大射則因祭而射以擇士又因射而先行燕禮不得謂之因燕而射蓋燕禮之射重在燕大射之燕重在射也如陳以

蓼蕭為通及賔客則可謂專燕夷狄不確至先王之燕夷狄經無明文乃若夷狄食禮則周語舌人食之委之牲體而坐諸外由此推之則燕夷狄可知四夷之樂不使亂雅而陳于門則燕夷狄所歌之詩亦無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别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

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卒依注作倅七對反大子之大音泰卒伍之卒子忽反正音征

正義鄭氏康成曰職主也庶子猶諸子也方氏慤曰諸庶皆衆也諸侯而下長倅皆在所掌所以為庶其異名猶周官宗伯記曰宗人周官甸師記曰甸人也周禮諸子之官司馬之屬也卒讀皆為倅孔疏此庶子之卒下游卒皆為倅副倅之倅諸子副代父者也戒令致於大子之事孔疏其事

非一故云戒令教治脩德學道也位朝位也孔疏此等諸子雖未為官皆繼父尊卑以為等級國子諸子也軍法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國子屬大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也游卒未仕者也孔疏周禮師氏職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注云貴王公子弟游無官司者是游逸尚未仕也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孔疏燕禮云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上又云庶子執燭是燕禮有庶子官孔氏頴達曰此官職主諸侯及卿大夫士衆庶之子副倅於父之事所以官名庶子也教謂教學治謂治身周禮諸

子職則云掌國子之倅此云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

庶衆也以其適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

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云倅是副貳於父之言

王制云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是也國有大事之時則進致諸子於大子唯任大

子隨時所用也若國有甲兵之事則庶子之官付授

以車甲合會之以卒伍置立之以有司謂立其主將

使統領之用軍旅之法治理也正役也諸子既統屬

大子隨大子徵發司馬不得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謂力役土功胥徒之屬國子存游卒者未仕者之中既不與尋常政事但使之脩行其德學習道藝也仲春之時合此諸子在於大學仲秋之時合此諸子在於射宫庶子之官考校其藝能之高下而進退之

吕氏大臨曰古人爲國其使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大子君之貳也國子之倅諸侯諸臣之貳也以諸侯諸臣之貳事其君之貳學相同則好相合矣王制曰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事相同則情相信矣率國子致於大子唯所用之是也故大子雖未爲君君臣之交相際已久賢不肖之别已悉可任使之才已備則先王所以慮後世者不為不豫也戒令謂任之征役也别其等謂父爵爲之等也正其位謂在朝廷則尚爵在學校則尚齒也國有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賔客大燕饗之類甲兵之事謂師旅之役也國之政事謂凡力役田獵追胥之事未仕則庶

人力役田獵追胥之事不舍然以國子之倅將使之脩德學道故舍征而存之以養材也　方氏慤曰戒則戒之使勿怠令則令之使有爲教則教之以其藝治則治之以其事知其戒令而後可以教治之也等謂上下之等位謂貴賤之位周官師氏教國子保氏養國子地官掌邦教也故師保以教養爲主夏官掌邦政也故庶子以戒令爲主甲以自營兵以勝敵合其卒伍則聯之有數置其有司則帥之有人所謂以

軍法治之也軍法者司馬之所正治之以軍法而司馬弗正者致之在於庶子用之在於大子以國之貴游不可以常民畜之故也合其卒伍置其有司所謂戒令春合諸學秋合諸射所謂教治也戒令庶子之職所主教治庶子之職所兼也　馬氏晞孟曰司馬治之則處之以義司馬弗征則優之以恩春合諸學而教之以文所以順陽秋合諸射而教之以武所以順陰　葉氏夢得曰辨其等則親疎有序正其位則

貴賤有等所謂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也

通論李氏覯曰王者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興於閭里

抑又取於世族彼以父祖貴富宜有報上之心而況

學習德行道藝孰不知忠孝之美佐之以金革則與

夫干賞蹈利傭徒鬻賣者蓋有閒矣且大子將為君

國子將為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矣則今

日之游卒未必不為嗣王之將帥也欒長駁遠有如

是哉

案庶子國子卒游倅總是諸侯卿大夫士之適子將来承襲父爵代父宣力者合衆言之曰庶養於國學曰國副貳曰倅未仕曰游卒其庶子官則統率之官名也

辨正芮氏城曰此燕禮乃諸侯之禮與天子官何與周禮夏官諸子職掌與燕飲何與雖經内有獻庶子及庶子執燭之文然其受獻士舉旅以後其執事與甸人閽人相聯乃諸侯官之最卑者燕禮之行貴者

衆矣不舉其職而先最賤者何哉删之爲當案此必他書斷簡掇拾者見下有士庶子就位於下字遂取以附此耳今姑另斷爲一章

存疑孔氏頴達曰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職掌則同

案周禮司馬之屬有諸子此記又言天子有庶子官而所載庶子職之說則猶是周禮諸子職文則庶子即諸子註說是也此下皆諸侯禮而此則首言庶子官則諸侯亦有庶子官與天子同賈以諸子屬天子

庶子屬諸侯不知記固明言天子有庶子官也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鄉許亮反適音敵　案爾卿下當有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八字文闕耳

正義鄭氏康成曰定位者為其始入踧踖揖而安定也　孔氏穎達曰燕禮之初君獨升立於阼階之上明君尊莫敢適之義也皆引燕禮正經記者以義說

之案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君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皆北面所以然者定羣臣之位也莫敢適言莫敢與君敵體為禮也　呂氏大臨曰燕禮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公升即位於席西鄉而與燕之羣臣皆未入也諸臣未入而君特立於席明是燕也君為之主非諸臣之敢敵也君既即位小臣納卿大夫士皆入門立公乃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

皆少進爾近也進之使前也　方氏慤曰卿大夫在北面故鄉而爾之欲其皆少進以定位故也君獨升席上西面特立者西面則居東主居東則賓宜西賓居西則主與之對立矣而此言特立者方見賓莫敢居西而與之敵也始則南鄉示君道也終則西面示主道也示君道者待之以臣禮示主道者待之以賓禮至於待之以賓禮猶莫敢居賓位以相敵焉是乃所以深明君臣之義也

存異陳氏祥道曰定位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是也

案所云定位蓋中庭立位也陳以下文席次言之誤矣

設賔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賔而以大夫爲賔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賔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亢苦浪反為疑之爲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設賔主者飲酒致歡也宰夫主膳

食之官也方氏慤曰此即天官之膳夫非天官之宰夫亦謂之宰夫者皆以宰制爲事也杜蕢言蕢宰夫刀匕是供即此天子使膳宰爲主人方氏慤曰爲獻主攝主人而獻賔也膳夫供食飲養王以養王者養賔王之厚意也公孤也孔疏此諸侯燕臣而稱公故知是上公得置孤孤止一人而燕禮云諸公者鄭注彼云容牧有三監也案天子不以公爲賔諸侯不以卿爲賔或通天子疑自下上至之辭孔疏疑擬也是在下比擬於上故云自下上至之辭言之

公卿尊矣復以爲賔則尊與君大相近孔氏穎達曰公卿朝臣之尊賔又有敵主之義若以公卿爲賔疑其敵君也爲其嫌疑故使大夫爲賔明其遠嫌之

義也賔既至庭君降階一等而揖之是以禮待於賔也　吕氏大臨曰既爾卿大夫然後射人請賔公曰命某為賔賔以大夫不以公卿之貴疑於君也賔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乃以宰夫為主人以獻賔臣不敢亢君也君不敢以己尊莫亢而必伸賔主之敬臣不敢以己為賔而必屈君之尊君盡君之禮以下下故賔入及庭降一等揖之賔受爵拜君皆答拜臣盡臣之禮以事上故君舉旅賜爵賔皆降再

拜稽首君辭然後升成拜天下之理未有不交而成者也故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此所以君臣和禮義行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王不自爲主故於膳夫曰王燕飲則為獻主也燕必於内朝之地故於大僕曰王燕則相其法也

君舉旅於賔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

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禄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虚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稽音啟以道之道音導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聖人制禮因事以託政臣再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答拜之是其報以禄位也　孔

氏頴達曰君舉旅於賓者謂舉旅酬之酒以酬賓賜爵者特賜臣下之爵凡賓受君之酬及臣受君賜爵皆降自西階再拜稽首以受君恩又升堂更再拜稽首以成拜也故燕禮云公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至禮殺之後賓下堂是欲拜君則辭之賓未拜也賓乃升堂再拜稽首鄭注不言成拜以其下堂未拜故也燕禮云公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

鄭注不言成拜為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燕禮君賜爵之時再拜稽首示竭力盡能立功於國也燕禮臣拜君皆答之者示君報之以爵禄也凡臣之拜君無不答拜示為上之道不虛取於下上必須報之也上下既須相報故在上明正道以教道於民民亦依君訓導有功報上君既薄斂於上民亦什一而稅於下上下和平親睦而不相怨恨前明君臣相報此明君民上下相報上下和親是和也不相怨

是安寧也和與寧禮之用也以結成上文　方氏慤曰舉旅即下言舉旅行酬也鄉飲酒禮亦謂之相旅即中庸所謂旅酬是也君所賜爵謂旅酬之外君有特賜之爵也和寧禮之用也以其國安而君寧論語曰禮之用和為貴曲禮曰人有禮則安皆以是而已

陳氏澔曰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　楊氏復曰案公取媵爵以酬賓此別是一

禮與尋常酬賔不同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爲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觶以酬賔賔西階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奠觶答再拜公卒觶賔下拜公答再拜畧去勢分極其謙卑所以通君臣之情也注云不言君酬賔於西階上及君反位尊君空其文也此又所以嚴君臣之分也

通論葉氏夢得曰上以爵禄報下則下日奮而有功故禮無不拜下以功力事上則上見知而有賜故禮

無不答無不拜則非與亢禮無不答則非虛取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人上下之義也燕禮明君臣之義者何以異此案禮通於上下故拜無不答因答拜之禮推及君臣報功之道又因君臣之禮推及君民取與之義以見禮之可以爲國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

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差初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牲體俎實也薦謂脯醢也羞庶羞也　孔氏穎達曰席小卿次上卿者案燕禮上卿在賔席之東小卿在賔席之西隔越於賔席而云次上卿者以俱南面東上遥相次耳大夫次小卿者燕禮大夫在小卿之西故云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賔以西東上也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者燕禮於西階上獻

士既受獻者立於阼階下西面北上獻庶子於阼階上既獻立於阼階下故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也

獻君君舉旅行酬者燕禮宰夫為主人酌以獻賔賔飲畢酌以酢主人主人飲畢酌以獻君君飲畢酌以酢主人更爵以受酢於阼階下飲卒爵主人又洗觚酬主人先飲卒爵酌以酬賔賔受觚坐奠於薦東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媵爵阼階下皆北面媵爵於公媵爵者先自飲畢媵爵者洗象觶酌奠於公席之前

公坐取所媵之觶以酬賔賔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賔升成拜公立卒觶賔乃受公虛爵酌之酬大夫於西階上衆大夫相酬畢奠虛觶於篚此是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者燕禮主人洗升實散獻卿於西階上獻卿畢小臣又請媵爵者公使二人媵爵奠於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賔若長惟公所酬以旅於西階上大夫辯而止此是為卿旅酬也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者燕禮主人洗獻大夫

於西階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衆工畢公又舉奠觶惟公所賜以旅於西階上此是獻大夫為大夫而旅酬也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者燕禮說屨升堂坐之後主人獻士於西階上獻士辯又獻旅食賔媵觚於公公坐取賔所媵觶興惟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終於大夫終受者興以酬士士舉旅於西階上此是獻士為旅酬也而後獻庶子者庶子卑不為之舉旅但無筭爵之節執爵者酌而旅之俎豆牲體薦羞皆

有等差者公及卿大夫士等皆有等差但燕禮不載無以言也　彭氏絲曰主人酌獻君為君行第一旅次為卿行第二旅次為大夫行第三旅次為士行第四旅次獻庶子庶子卑不為之舉旅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燕禮直云卿不云大卿小卿之異則大卿小卿俱同獻也　呂氏大臨曰禮之所貴別而已矣貴貴之義有所不行此亂之所由生也燕禮之別故上卿小卿大夫士庶子其席其就位皆有次

獻君獻卿獻大夫獻士獻庶子及舉旅行酬皆有序

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君臣貴賤之義極其密察

至於此者所以防亂也　方氏慤曰小卿即下卿也

言上卿則知小卿之為下言小卿則知上卿之為大

仲尼燕居曰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故其上下

之次如此

案凡獻皆宰夫所獻至舉酬則君自為之其俎豆牲

體薦羞之等差燕禮文雖未詳載然云惟君與賔有

沮卿無沮大夫士無胥則亦畧可見矣

聘義第四十八

正義孔氏頴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此於别録屬吉事此釋儀禮聘禮之義但聘禮謂大聘使卿故經云及竟張旜旜是孤卿所建也此謂侯伯之卿故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介凡五人然此聘義所釋包五等之卿故經云

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皆謂其卿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交際之義人道之所以羣也其交際也必有相見以結其驩閒於見也必有相問以繼其好自天子至於庶人雖有貴賤親疎遠邇長幼之差其所以相問一也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覜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一歲徧存三

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修其好者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久無事則聘焉是也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孔氏頴達曰此篇總明聘義介數不同明貴賤有異皆謂使卿

出聘之介數也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故七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義可知也　方氏慤曰上公即九命作伯之上公也王之三公八命而已以其加三公之一命故以上言之周官行人上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言七介五介三介者以大聘使卿各下其君二等故也以爵有貴賤則其介亦有多寡故曰所以明貴賤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古者賔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行

斯事致文於斯禮者也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謀賔介此飲酒之賔介也大行人掌上公之禮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朝覲之賔介也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此聘問之賔介也聘禮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則介凡五人舉侯伯之卿而言之也禮之節文少則質多則文同則質異則文致其文者乃所以盡其敬也故使人聘於鄰國一人將命可矣必有介者以多為文也爵之高者其介

多爵之卑者其介寡以異為文也人臣之義莫大乎敬君敬君莫大乎敬命使之受命不宿於家入境而死以棺造朝介攝其命備豫不虞如此其至不敢以死而棄之則皆不敢質之義也不敢質故致文也

葉氏夢得曰周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謂親行之介也禮器言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所謂侯伯之卿使聘也此言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謂其使之介也

案明貴賤有二義自本國言之介如命數故上公親行則介九人卿殺其君二等而為七侯伯子男亦各遞減是一義也自列國言之上公之卿七命侯伯之卿降公二等而為五子男亦然又是一義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質謂正自相當　陸氏佃曰言紹則若上公七介皆相繼傳命也盖如是而後盡敬父子之間以質為敬君臣之間以文為敬　陳氏澔曰

紹繼也其位相承繼也先時上擯入受主君之命出而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此是傳而下也賔之末介受命於末擯而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賔是傳而上也此所謂介紹而傳命也質正也於所尊者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賔在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向北為序主君在內迎賔者自北向南為序

案儀禮聘禮注云賔至末介相去三丈六尺上擯至

末擯亦三丈六尺賔乃傳聘君之命於上擯即此傳命時也又此所傳之命乃尋常交際之命若因國有故而有言則聘禮記所謂若有言則束帛加書將命如享禮者又在卒聘後事也初時尚未遽及云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揖讓主謂賔也三讓而後傳命

賔至廟門孔疏三讓而後傳命之節正當賔至主人大門主人請事之時案聘禮賔至大門主

人陳介而請事此云廟門有廟字者誤也主人請事時也賔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後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小行人職曰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　孔氏頴達曰此明傳命時揖讓升階之節賔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賔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賔不敢當之故三讓而後入廟門主君在東賔差退在西相嚮三讓乃入廟門也初入廟門一揖當階北面又揖當碑又揖

三揖乃至階也至階主君讓賔升賔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賔乃升也如此者是賔致其尊讓主人之心也寀司儀職兩君相見則交擯若臣聘於君則旅擯交擯傳命者各鄉本君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其旅擯之時不上下相傳直賔及上擯相對而語亦是傳命也聘禮入廟門之時無三讓之文不備也　方氏慤曰致尊言主人之尊賔致讓言賔讓而不敢受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竟同境勞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貺賜也賔致命公當楣再拜聘君之恩惠辱命來聘者也　孔氏穎達曰聘禮賔及竟張壇君使士請事遂以入賔至於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君又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大夫郊勞者即卿也聘禮賔入門左公再拜是君拜迎於大門之內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納賔賔入門左賔升西楹西東面

是廟受也君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拜聘君之貺以聘君之命來屈辱也致敬言主君致敬於聘君　方氏慤曰迎於竟則使士勞於郊則使大夫因為之隆殺焉廟受者受使者所銜之命也受必於廟所以致敬也

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子之相接賔讓而主人敬也

呂氏大臨曰傳命入門皆三讓三揖至階三讓而升此賔所以敬主人也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而廟受拜貺拜辱此主人所以敬賔也賔主之交爭相爲敬讓則暴慢侵陵無自而生交日以親好日以固此兵所以不用民所以休息也　方氏慤曰侵言自此以侵彼陵言自下以陵上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賔賔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賔客君臣之義

也覿大歷反還音旋食音嗣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設大禮則賔客之也孔疏凡饗食之屬以賔客禮待之使人延賔於館則主君親待之是賔客其使人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爲君臣也孔疏主君或不親饗則使人致禮於賔若致饔餼致饗致食及還圭璋贈賄之屬皆主君不親容是臣故使臣敵之是君臣之義也　孔氏頴達曰主國之卿爲上擯接迎於賔大夫為承擯者承副上擯也士爲紹擯者紹繼承擯也聘禮注云主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其待聘客及朝賔擯數皆然若擯者五

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四人則士為紹擯者二人三人則士為紹擯者一人君親禮賓者謂行聘已訖君親執醴以禮賓故聘禮賓行聘訖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側受醴公拜送醴是也私面私以己禮而見主國之卿大夫私覿私以己禮覿主國之君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私面私獻注云私面私覿也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賓館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

其所聘之圭璋故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是也賄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人之卿弁以賄而往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故聘禮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是也饗食燕者主君設大禮以饗賔設食禮以食賔皆在朝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故聘禮云公於賔一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是也凡此君親禮賔賔用私覿及致饔餼饗食之屬或主人敬賔或賔答主人或君親接客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賔客君臣

之義也　吕氏大臨曰主之有擯猶賔之有介擯有三者亦以多爲文也大宗伯朝覲㑹同則爲上相相即擯也入詔禮曰相出接賔曰擯宗伯卿也故卿爲上擯小行人諸侯入王則爲承而擯行人大夫也所以接承上擯之事故大夫爲承擯士職卑承官之乏以繼其擯之事故士爲紹擯聘禮賔卒聘事奉束錦請覿所謂私覿也賔朝服問卿既致命出面如覿幣所謂私面也君命未致使臣不敢以私見其君及其

卿卒君事乃得申其私敬也私覿見其君私面見其卿别而言之此篇及覲禮所言私覿私面是也離而言之則私面即私覿亦可為見君如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私獻私面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乘馬八匹私面於君是也盖使臣之義則致其君臣之敬於所聘之君主君之義則致其賔主之敬於來聘之臣故公之禮賔及受私覿皆揖讓而進之臣降拜公辭然後升拜賔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北面奠幣

再拜稽首以臣禮見也擯者辭賔出擯者取幣牽馬出請受於賔賔禮辭聽命乃牽馬入設授幣堂上始以客禮見此君臣交致其敬者也既卒聘事然後敢私面私覿此臣獨致其敬者也設三擯以接之親禮以敬之致饔餼賄贈及饗食燕以盡其歡還圭璋以成其信此君獨致其敬者也 黄氏震曰半圭曰璋賄以貨言贈以送言

通論孔氏頴達曰案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

注云牲殺曰饔生曰餼又曰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腥二牢鼎二七設於阼階前餼二牢陳於門西北面東上是也案聘禮餼既為生而左傳云餼牽竭矣服虔云死曰餼者以餼與牽相對牽既為生餼則為死故詩瓠葉篇鄭注云腥曰餼者以牲牢饔餼相對以牲牢既為生饔又為熟故以餼為腥也

存疑呂氏大臨曰大行人五人四人三人此王迎朝賔之擯也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則主待聘客之

擯上公當三人侯伯二人子男一人矣聘禮聘義皆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必三人而後備亦舉公禮言之也鄭以王待諸侯之擯為諸侯待賔客之擯恐未然案論語朱注擯用命數之半恐無視聘賔介數遞降之禮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比必履反使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孔疏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聘禮記云小聘曰問故知小聘是歲相問也　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孔疏大行人又云殷相聘也殷中也謂三年之時中而無事故稱殷也此經謂諸侯自相聘也　孔氏穎達曰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於比年使大夫小聘三歲使卿大聘使者行聘之時禮有錯誤則主君不親自饗食所以使賔愧恥自相勸厲天子制此禮使諸侯相親是存養諸侯無兵革之患國家得正由其外親諸侯也　吕氏大臨曰使者聘而誤主

君不親饗食者聘禮所謂大夫来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意也先王御諸侯使之相交以修好必求疏數之中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也使之相敬以全交必相厲以禮故使者之誤主君不親饗食以愧厲之然後仁達而禮行也

通論孔氏頴達曰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謂文襄之法故不同　呂氏大臨

曰王制言諸侯之聘於天子此言諸侯交相聘天子制其禮也

案周禮天子十二年乃巡守其十二年中五服諸侯來朝各二卿大聘四大夫小聘六正得疏數之中則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乃諸侯事天子之正法王制所云是也周禮大戴皆言諸侯邦交歲相問不云比年殷相聘不云三年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服虔注云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二十年故脩盛

聘則諸侯相聘無一定之年可知若諸侯相聘亦必比年三年則卿大夫道長不給矣晉文襄霸諸侯以事天子者事晉非禮也聘義亦因時事為說耳古今惟禮可以養人制諸侯是天子養之也自為正是諸侯自養也相厲以禮正其以禮相養處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正義鄭氏康成曰圭瑞也尊圭璋之類也孔疏言尊此璋同于

圭則璋是圭之類用之還之皆為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己之有遥復之也孔疏言若親往彼國則可以己國所有執往行禮既不親往則不可以己國所有寶玉遥復償他國所来圭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為輕財者財可遥復重賄反幣是也孔氏頴達曰玉以比德故以圭璋而聘賔將歸時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凡行聘禮之後饗君用璧饗夫人用琮加於束帛還圭璋之玉是重其禮留璧琮之財是輕其財重者難以報復故以本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

故更以他物贈之是輕財重禮之義
通論孔氏頴達曰聘禮圭璋與璧琮相對故圭璋為
聘璧琮為享若諸侯之朝天子圭璋與璧琮皆為享
也皆為財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王之
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
方氏慤曰以儀禮考之有聘必有饗聘君則以圭
聘夫人則以璋饗君則以璧饗夫人則以琮聘先於
饗其禮為尊尊之故圭璋特而達饗因於聘其禮為

親親之故璧琮有所加焉圭璋固有藻然特藉玉以為禮而已異乎璧琮之加於束帛以為財也故言圭璋特達以此

案天子之命圭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所謂輯五瑞也若諸侯相朝聘則所執者瑑玉其制視命圭而瑑刻之故謂之瑑圭瑑圭八寸與命圭之九寸七寸如其命數者不同此以圭璋聘已聘而還圭璋乃八寸之瑑圭璋也鄭言不可以已之有遥復之論語注執

命圭小誤蓋命圭必不可以復人亦不可言己有也

若六幣之圭璋乃諸侯所以享天子與后者與聘君

聘夫人八寸之圭璋又不同以享之圭璋必合幣聘

之圭璋則特達而不用幣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内米三

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

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積子

賜反乘繩證

反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厚重禮厚此聘禮也　孔氏穎達曰待客三積者謂上公之臣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注云侯伯之臣不致積也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是也聘禮致客有饔有餼今直云餼客者畧言之於舍謂於賔館也五牢之具謂飪一牢在賔館西階腥二牢在賔館東階餼二牢在賔館門内之西是皆陳於内也聘禮米三十車設於門東東陳禾三十車設於門西西陳薪芻倍

禾鄭注薪從米芻從禾秉禽謂乘行羣匹之禽鴈鶩之屬聘卿則每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餼牢者鄭注掌客云爵卿飧二牢饔餼五牢爵大夫飧大牢饔餼三牢爵士飧少牢饔餼大牢也聘卿一為之設食再為之設饗其歡燕與當時之賜無常數凡此備設待賔之物皆所以尊重行聘之禮也凡天子待諸侯之禮及諸侯相待之法賔主玉帛之節饔餼飧積之差米禾薪芻之多少饗食牲牢之隆殺皆文具掌客義

見聘禮　呂氏大臨曰上公五積卿下其君二等則三積也三積皆有牢禮米禾芻薪也致積之禮惟諸公之臣有之故聘禮不載索鄭注司儀云侯伯之臣不致積賈疏云但不以束帛致之非無積也　積者致重禮於其出入也饔餼者致重禮於其舍館也乘禽二羞俶獻將其勤也饗食燕盡其歡也皆所謂厚重禮也　陸氏佃曰據周官侯伯七十雙今曰日五雙雖曰諸侯大夫不應如是之縣也蓋日五雙旬而稍所致之禽也據聘禮旬而稍乘禽

日如其饔餼之數羣介皆有餼壹食再饗子男一食一饗則上公之使食視子男饗視侯伯其米二十車禾三十車倣此據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燕與時賜無數聘禮謂之俶獻獻言禮賜言義不言禽羞從時賜也　葉氏夢得曰餼牢天產陽物也故陳於内米禾芻薪地產陰物也故陳於外饗所以訓恭儉也故至於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也故無數　彭氏曰每牢有飪熟之腥殺之餼生

之

案禮有飯有殽設酒不飲食禮也體薦不食爵盈不飲饗禮也一獻既畢坐飲至醉燕禮也或賜以束紡或賜以金玉時賜也食行於朝饗行於廟以訓恭儉故有數燕行於寢時賜於館以示慈惠故無數此所以盡品節之宜而結邦交之好也

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

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能均如此言無則從其實也言盡之於禮欲令富者不得過也　孔氏頴達曰古之用財不能均平常厚如此言厚則從其豐無則從其實古之用財既有隆殺而相聘之用費如此豐厚者言豐財以行禮盡禮而後用財雖有其財惟盡極於禮不可禮外過用其財也若用財能以禮自制不得過則於國内上下和睦君臣不相陵四鄰歸懐外不

相侵也故天子制此聘禮諸侯務而行焉　呂氏大臨曰古者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至於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故有祈以幣更賔以特牲者則用財於賔客不皆如此之厚也然禮存其數將使富而奢汰者不敢過制貧而儉嗇者不敢不盡則盡之於禮此天子所以養諸侯使内外不相侵陵之道也

寀合考聘義賔禮四一傳命二入廟三至階四升堂皆揖讓者所以致尊讓於主君也主禮五一迎竟二

郊勞三拜迎四廟受玉五拜贶或使人或親行所以
致敬於使臣也有一之末行不可謂之盡禮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
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
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
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
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
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

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乾音干莫音暮齊側皆反解佳買反長丁丈反有行之行下孟反治直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勝克敵也或為陳　孔氏頴達曰此明聘禮而無及射禮也聘射至大之禮非如冠昏之屬暫時即畢也幾近也日近中而后禮成非强有力弗能行也射義云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以明君臣之義鄉飲酒禮以明長幼之序此經總括之也故酒清殽乾之屬燕禮與鄉飲酒禮初行之時事同於饗皆若此至脱屨升坐之後乃盡歡飲食也勇敢射之所須

強有力聘之所須前文論聘止稱強有力者此經論射則云勇敢也天下無事謂兵革休息故用之於聘射之禮義有事謂軍旅數起故用於戰鬭必得勝也

呂氏大臨曰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為然故曰至大禮也質明行事至於日幾中而禮成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非心夷氣平強有力而不憚煩則不能也非齋莊中正知所尊敬而不敢懈則不能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於節文之中人之所難我之所

安人之所懈我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子之自養也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則德行立矣其養人也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而教化行矣此所以外無敵内順治國之所以安也　陳氏祥道曰聘之為禮養諸侯而兵不用射之為禮亦養諸侯而兵不用非強有力不能行之　葉氏夢得曰古之所謂勇敢而強者勇於義而已惟其勇於義故能行禮能行禮則習其俯仰而行

列得正焉習其進退而坐作得齊焉故施之於戰則無敵者此也所謂盛德者以其備具而已猶禮器謂大備盛德是也

存疑孔氏頴達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謂射禮也欲射之時先行燕禮惟以禮獻酬不敢恣意醉飽若行聘禮但酌醴禮賔無酒肴之事故知此惟據射也日晚人倦猶齊莊而自整齊不敢懈怠以成就禮之節制此亦謂射禮故下節云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

長幼皆謂射也前文云曰幾中特謂聘故曰幾中而禮成此云曰莫謂鄉射禮酒清肴乾特據於射故曰莫而成禮節也正君臣者謂射前行燕禮君在阼賔升成拜稽首之屬及受君賜再拜稽首之等也親父子和長幼者此謂鄉射之前行鄉飲酒之禮有齒於父族之事故云然也　呂氏大臨曰射禮未射之前先行獻酬之節故有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者若聘禮則受聘受饗請覿然後酌醴禮賔無酒清肉乾之

事　方氏慤曰此聘禮兼言射者賔射亦有射故因而明之自賔明始行事以下言聘之難行酒清人渴而下言射之難行酒以久故清肉以久故乾揚子言日昃不食肉射又至於日莫者以先行禮而後射故也　朱子曰案疏云此雖總結聘然自酒清肉乾日莫成禮父子長幼之語似據鄉射而言恐鄉射之義失次在此故相因而言與

案以上皆大戴本文所有此節大戴無之疑小戴所

附益也　又案聘後有饗食三禮則饗之酒清肉乾亦有之禮有賔射則因聘而射亦有之但本文語原蕪雜不甚分明亦不必強為分疏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與碈武巾反爲於偽反與音餘

正義鄭氏康成曰碈石似玉或作玟　孔氏穎達曰此以聘用玉因論玉有諸德而結成聘義之篇與疑辭

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縝音軫知音智劌九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色柔溫潤似仁也潤或作濡縝緻

也栗堅貌劌傷也義者不茍傷人也如隊禮尚謙卑也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絶止貌樂記曰止如槀木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閒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揜似忠也孚讀為浮尹讀如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虹天氣也精神亦謂精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唯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道者人無不由之言念君子言我也貴玉者以其似君子

也　孔氏穎達曰玉德溫和柔潤而光澤仁者亦溫和潤澤故云仁玉理密緻而堅剛知者亦密緻堅剛故云知廉稜也玉體雖有廉稜而不傷割於物人有義者亦能斷割而不傷物故云義玉體垂之而下墜人有禮者亦謙恭而卑下故云禮以物叩擊其聲清泠發越以長遠擊之終竟聲則詘然而止不如鍾聲擊罷猶有餘音也故似樂美處病處不相掩映如人之忠采色彰達著見無隱如人之信白虹謂天之白

氣言玉之白氣似天白氣故云天也玉在山川之中精氣徹見於外亦如地氣含藏徹見於外也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亦同人之有德不假他物而成也天下貴之與道相似故云道也詩引秦風小戎之篇證玉以比德也　呂氏大臨曰君子不貴難得之貨故玉之貴非以寡碈之賤非以多也玉者山川至精之所融結其德之美有似乎君子故君子服之用之所以比德而貴之也碈石似玉而非君子賤之如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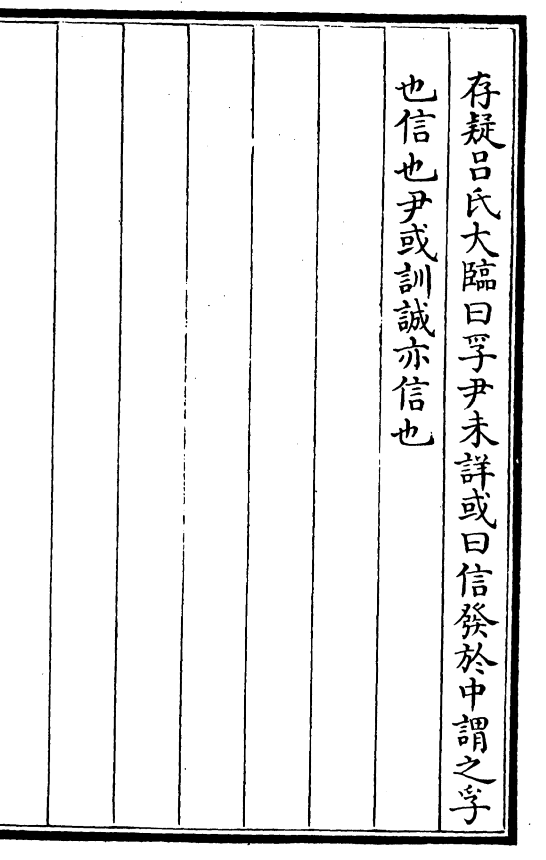
之於朱莠之於苗鄉原之於德也玉氣粹精之所發
則溫潤而澤如君子之仁溫厚深醇之氣形諸外也
玉理密緻而堅實如君子之知密而不疏則中理堅
而不解則可久也金之有廉雖利也用之則傷玉之
有廉雖不利也用之則不能傷如君子之義其威雖
若不可犯卒歸於愛人而已玉之體重垂之則如墜
而欲下如君子之好禮以謙恭下人為事故曰禮也
凡聲滯濁而韻短者石也清越而韻長者玉也始洪

而終殺者金也始終若一者玉也此玉之聲所以與金石異也其終詘然所謂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樂之始作翕如至於皦如以成歌止如槀木其合止皆無衰殺之漸則君子於樂其終詘然如玉之聲也玉之瑜者其美也瑕者其病也玉之明洞焰乎内外瑕瑜不能相揜如君子之忠無隱情善惡盡露而無所葢故曰忠也玉之明徹緼於中而達於外猶君子之信由中出也玉之瑩者光氣能達於天所謂氣如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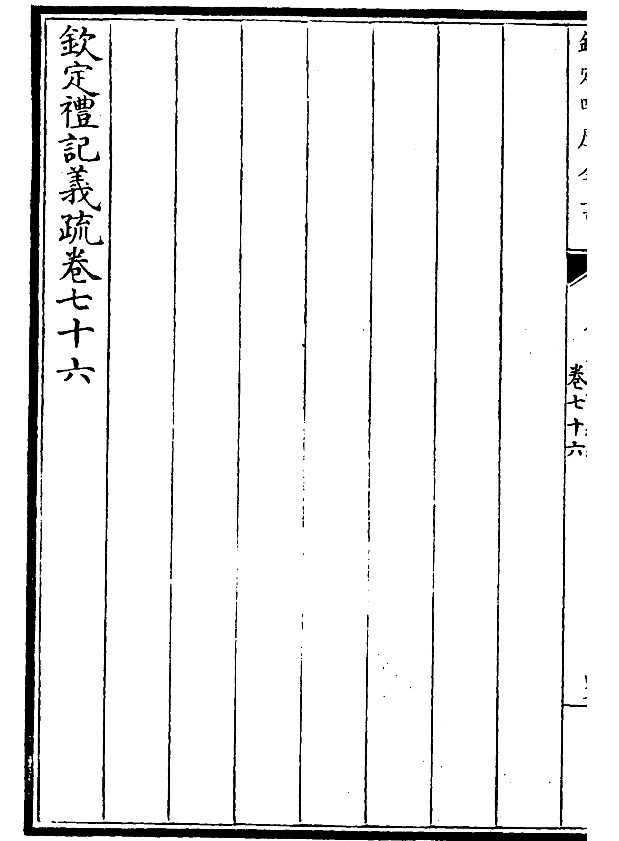
虹也韞諸石中則光輝必見所謂精神見於山川也如君子之達於天則與天同德充實而有光輝則與地同德也玉之為璧琮其用也必有幣以將之玉為圭璋特達而已不用幣也如君子之德無待乎外也莫非物也玉之為物天下貴之莫非道也君子之道天下尊之故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陳氏祥道曰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玉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齊有食玉用其知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國君

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邦國以玉節用其信琬玉以結好琰圭以除慝用其忠四圭有邸蒼璧以禮天用其能達於天兩圭有邸黄琮以禮地用其能達於地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已饗而還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為器以用玉之美者也　葉氏夢得曰人之大德曰仁故先溫潤而澤有仁未嘗無知故次之以縝密以栗有知矣非義不足以制事故次之以廉而不劌義所以

充實乎内禮所以節文乎外故次之以垂之如隊立於禮必成之以樂故次之以其聲清越以長自仁而至成於樂則脩身之至矣可以出而應物故忠者不欺於内外則次之以瑕瑜不相揜也忠以待物而物必信故次之以孚尹旁達也忠信人德而已人德備則與天地參故次之以氣如虹精神見於山川也與天地參則歸於德而退藏於道矣故終之以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也



存疑呂氏大臨曰孚尹未詳或曰信發於中謂之孚也信也尹或訓誠亦信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六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七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也此於别録舊說屬喪服但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篇之義故每篇言義此則記者别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之義也

案此篇小戴本所無今按其文取之大戴本命篇者大半而因殺以爲節上與家語同必後人掇兩書以己意附益首尾以成此篇故不與三年問相次而附之小戴之末鄭因存之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訾音紫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毀曰訾　孔氏穎達曰體天地天地所

生之物皆以禮定之法四時變而從時也則陰陽吉凶異道也順人情下四制是也　馬氏晞孟曰天地者禮之本也陰陽者禮之端也四時者禮之柄也人情者禮之道也　胡氏銓曰一體不備不足謂之成人一物不體不足謂之成禮體者何也禮也非禮體不足以爲大非聖人不足以知禮之大故訾之者爲不知禮　陳氏澔曰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爲往来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爲隆殺先王制禮

皆本於此不獨喪禮爲然故曰凡禮之大體
案節文禮也即心之體也體天地體字即易體仁中
庸體物之體字言與爲體而無二也此禮具乎心本
乎天殽乎地皆是物也是之謂體
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吉禮凶禮異道謂衣服容貌及器
物也　孔氏頴達曰天地包四時陰陽人情無物不
總故不覆說體天地之事　吕氏大臨曰禮之有吉

凶猶天之有陰陽可異而不可相干也

案取之陰陽者謂取則其義也人生則陽明故從吉

死則陰暗故從凶

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

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

仁義禮知人道具矣知音智

正義鄭氏康成曰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

其制也　孔氏穎達曰變而從宜者言門内主恩若

於門外則變而行義尊卑有定禮制有恒以節爲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從宜取之人情也恩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於禮量事權宜非知不可人道具矣此總結四制之義　吕氏大臨曰禮有恩有理有節有權猶天之有四時可變而不可執一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人道具則天道具其實一也　馬氏曰恩理所以厚其死節權所以存其生厚其死故爲父斬衰三年爲君亦斬衰三年存其生者

故曰毁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通論胡氏銓曰言仁義禮知而不及信者仁義禮知非信不立既言人道具則信在其中可知矣　吳氏澄曰禮之大體體天地者總其綱下三者分其目陰陽之氣四時之序即天地也人生天地間其情與天地之情通故天地足以該人情吉凶軍賓嘉五禮之內各備陰陽

案權何以曰知凡權度銖兩由此心之明覺精切不

差也故曰知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為于僞反）

（衰七回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服莫重斬衰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恩制也父恩最深故特舉父言之其實門內諸親之服皆恩制也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

義制者也（治直吏反　斷丁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資猶操也貴貴謂爲大夫君也（孔疏大夫之臣事大夫爲君大夫尊貴臣能盡敬）尊尊謂爲天子諸侯也（孔疏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爲君同爲南面臣能極敬）

孔氏頴達曰此明義制也門内之親故得行私恩揜公義若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謂朝廷之閒公朝當以公義絶私恩若金革之事無辟是也操事父之道以事君則敬君與父同以義斷恩門外如一雖復大夫與王侯有

異而其臣敬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故爲君亦斬衰

三年同於父也

案儀禮義服五服皆有之此特言其重者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毁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

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

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期音基苴七餘反爲于僞反齊音咨見賢遍反大戴

不培作不坿下有下同丘陵四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孔疏士虞禮沐而不櫛雜記曰非虞祔練祥無沐浴補培猶治也鼓素琴始存樂也孔疏始存省此樂若縣而作在既禫之後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孔氏穎達曰此明節制也不補者苴麻之衰雖破不補也不培者一成丘陵之後不培益其土也大祥日得鼓素琴所以爲此上事者教其民使哀有終極也以節制者以情實未已仍以禮節爲限制抑其情也自此以

上皆節制之事自此以下更明節制欲尊歸於一無二事之理言父母恩愛雖同而服乃有異以不敢二尊故也故下總結無二尊之理　呂氏大臨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遂其無窮之情則情之過者不至滅性不止而情之不及者不知所勉矣故三日而殯未殯不食既殯食粥朝暮皆一溢米三月而葬未葬不沐既葬將虞然後沐浴期而小祥既小祥然後練冠練衣蓋毀不可以久久則滅性以死傷生

不得申其孝矣恩雖重也歲月之久則不可不除故喪不過三年苴麻之衰以爲至痛飾非求乎完且久故服雖敝而不補葬之言藏封之以識非求乎高大而終不夷故墳墓不培哀雖甚也已過則不可不樂故既祥而後樂者示哀亦不可以無終此所以爲之節也　賈氏公彦曰子爲母屈而期心喪猶三年故父雖爲妻期而除然必三年乃娶者達子心喪之志也　程子曰古之父在爲母服期今則皆爲三年之

喪皆為三年喪則家有二尊矣可無嫌乎處今之宜服齊衰一年外以墨縗終月算可以存古之禮全今之制

通論呂氏大臨曰檀弓曰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曰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善矣又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由此觀之既禫徙月然後可樂孔子亦

未以朝祥暮歌爲非而既祥五日彈琴乃躬行之何也葢祥者吉也自練至於祥漸而即吉則人既祥可樂矣然又至於禫之徙月爲樂不忍遽也此云祥之日鼓素琴或未然　又曰父子之道天之合也其愛不可解於心此以恩制者也君臣之道人之合也義則從不義則去此以義制者也情之至者遂之則無窮也至於無窮則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可繼道所以不行此不可不以節制者也遂其所不得申則無等

差施之於所不必用則事無實責之於所不能具則力不給必之於所不能行則人告病此不可不以權制者也故恩莫大於父服莫重於斬衰極其恩而制其服也極天下之愛莫愛於父極天下之敬莫敬於君愛敬生乎心與生俱生者故門內以親爲重故爲父斬衰親親之至也門外以君爲重故爲君亦斬衰尊尊之至也内外尊親其義一也

案父在爲母期庾氏皇氏熊氏俱以爲屬下經權制

獨鄭氏於期下總注三日而食三月而沐之事是爲母期之文乃在節制之中攷古本及大戴本則資於事父以事母半節本在三日而食上與資於事父以事君接遞而下而後錯簡耳故雖從今本而以鄭説爲正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

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擔是艷反禿吐木反髽側瓜反傴紆主反跛彼我反大戴無起四十字此八者作凡此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日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髽婦人㐫男子免而婦人髽髽或爲免　孔氏穎達曰此明權制也權制之中所以先明杖者以下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故先

舉正杖於上杖之所設本爲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為爵者設也三日五日七日歷敘其爵之人也喪服傳云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鄭註擔假也尊其爲主假之以杖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爲其輔病故也婦人未成人之婦人童子幼男所以不杖爲其不能病也不言而事行者謂王侯也喪具觸事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扶病

之杖亦不能起又須人扶乃起也言而後事行者謂
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己言而後喪事行故不許
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身自執事者謂庶人也
卑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不得用
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
不得一故為權制髽是婦人大紒重喪辮麻繞髮禿
者無髮故不髽女禿不髽故男子禿亦不免袒者露
膊傴者可憎故不露跛人脚蹇故不踊老病身已羸

瘠又使備禮或致滅性非制所許故酒肉養之此八條不可以強逼故聖人權宜制也所謂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秃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

又曰案喪大記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授子杖同主爲其親也今云五日七日故知爲君也

通論吕氏大臨曰喪之有杖所以輔病也孝子毁瘠之至非杖不能起後世因之以爲節文親喪則親者

杖君喪則有爵者杖童子當室則杖皆以其主喪而有杖故曰擔主也國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則婦人有杖矣此云婦人不杖者先儒云謂皆以幼不能病故不杖其義然也　又曰先王制禮其本致一而不可二也婦人已嫁為夫斬爲其父齊衰其致一於夫雖父不得而抗也親莫隆於父母父在爲母齊衰期其致一於父

雖毋不得而抗也故愛有差等仁義所以並行而禮所由立致於一也　方氏慤曰伊耆氏言軍旅有爵者杖則不特喪事爲然凡以優貴者也三日五日七日則以爵之貴賤而爲授杖早晚之節凡此皆非禮之經故曰以權制

案人子執親之喪也以身致之其得自致者爲正不得致者爲權若杖則所以安此身也衰病者用之惟天子諸侯大夫士居父母喪知義理則能病官備事

具則可病病必有以扶之故以杖爲正若婦人弱童子幼皆不能病者也庶人身執事面垢而已又不可病者也則又以不杖爲正以杖爲權也庶人不杖而長子爲主以接賔者勞則使擯之不止有爵矣權制一也庶子不杖而同此父母詎不能哀則雖不以杖即位而病則輔之并不止擯主矣權制二也婦人不杖而有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爲長子亦以輔病故此權制三也童子不杖而有杖者男子當室則杖

女子子在室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亦以擔主故此權制四也或曰二語上對大夫士則擔主輔病各一下對婦人童子其擔主輔病又各一而四耳百官以下申上爵者杖而庶人不杖之意不通考諸禮而觀其義則孰爲正孰爲權總不明

存疑庾氏蔚之曰父存爲母一也不數杖與不杖之例　呂氏大臨曰八者父在爲母期一也婦人童子不杖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庾氏數爲母而不

數扶而起及童子不杖非

案庾呂皆承今本以爲毋屬下節之誤而以杖而起

爲一與以扶而起爲一誤正同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

人因殺以制節解佳買反期音基殺色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怠哭不絶聲也不解不解衣而

居不倦息也　孔氏穎達曰此覆明節制之事不怠

謂哭不休息期悲哀者謂期閒朝夕恒哭三年憂謂

不復朝夕哭但憂戚而已恩之殺者自初以降恩漸減殺也聖人因孝子情有減殺制爲限節　吕氏大臨曰始死哭不絶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說絰帶此三月不解者也既虞卒哭惟朝夕哭此朞悲哀者也既練不朝夕哭哭無時謂哀至則哭此三年憂也君子之居喪期合乎中者也聖人因隆殺而制其禮所謂品節斯斯之謂禮

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復扶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

孝經說言不文者指士民也　孔氏穎達曰三年之喪君不言是記者引古禮　呂氏大臨曰禮者所以教民之中故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敢不勉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古之道也書稱高宗諒闇者先王之禮廢王者有不能行之者高宗以善喪聞爲廢禮所由興故善之也不言而事行者此人君之喪禮故高宗三年不言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故言不文此士大夫之喪禮也　朱子曰諒闇

天子居喪之名

存疑孔氏安國曰諒闇讀爲諒陰諒信也陰默也

鄭氏康成曰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鶴之鶴

闇謂廬也廬謂有梁者所謂柱楣也　孔氏穎達曰

古之王者既虞後施梁而柱楣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

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謂與賔客也唯而不對相者爲

之應耳言謂先發口也　孔氏穎達曰唯而不對但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相者爲之對不旁及也對而不言但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言而不議但言說他事不與人議論相問答也議而不及樂得議他事但不能聽及於樂也　呂氏大臨曰此不言謂與賓客接若治喪之事則亦言而後行事也對而不言應之而不倡也言而不議無往反酬問也議而不及樂有往反酬問而不及樂事也此因論三年不言

與言不文而及之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衰七雷反菅音姦期音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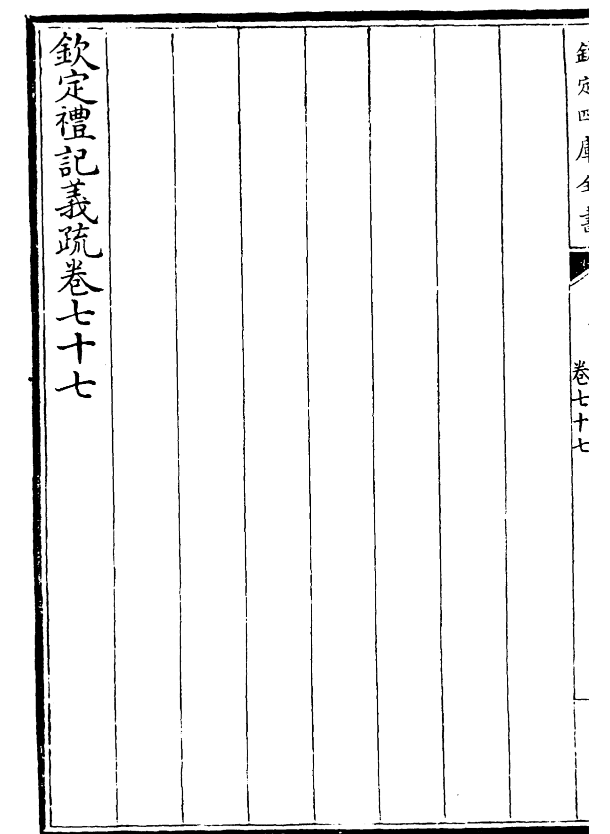
正義吕氏大臨曰父母之喪其大變有三始死至於三月一也十三月而練二也三年而祥三也

比終兹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比必利反知音智上弟音悌

正義鄭氏康成曰仁有恩者也理義也察猶知也
孔氏頴達曰此覆結言居喪之德三節者初喪至沐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仁者居喪可以觀其思慕愛親不思慕愛親非仁也知者居喪則合於道理不合於道理非知也強者居喪則能守其志節若無志節非強也因禮以治喪事用義以正喪禮則孝子弟弟貞婦也　呂氏大臨曰人子莫不執喪也善於此者難莫不善其始也善於終者難故終茲三

節以善喪稱則孝子弟弟貞婦可得而知也惻怛痛疾悲哀志懣非仁者之篤於愛則不能也然哭踊無節喪期無數服不别精粗位不别賓主乃野人夷狄直情徑行者其知不足道也哀之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飲食居處衣服輕重有等變除有等至於襲含斂殯之具賔客弔哭之文無所不中於禮非知者之明於禮則不能也然有其文矣實不足以稱之有其始矣力不足以終之其强不足道也喪事不

敢不勉此有志者之所能也故古之善觀人者察其言動之所趨而知其情驗其行事之所及而知其德親喪者人之所自致者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則其仁可知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則其知可知矣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則其强可知矣故君子觀人常於此而得之



欽定禮記義疏卷七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舉人臣何思鈞